

拒絕與再造： 談當代中國詩歌

• 沈 奇

從政治的拒絕到文化的拒絕

從朦朧詩到第三代詩：從北島到韓東整整兩個五年，我們經歷了一個拒絕的時代。

朦朧詩是一種政治上的拒絕；第三代詩是一種文化上的拒絕。

朦朧詩是對當代中國新詩表現內容——即主題的一次全面突破、拓展和解放，一次詩歌思想的革命。它所發出的聲音，幾乎代表了整個當代中國在社會大變革和東西方文化猛烈衝撞的浪潮中，所突現的科學、哲學的探求及新的個體生命意識的探求等時代意識，並作了最先鋒、最深刻、最全面的折射和傳播，從而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乃至推動了其他文學主題的革命。

第三代詩，則主要是對當代中國詩歌表現形式——即文體上的一次新的突破、拓展和解放，一次現代漢詩語言的革命，從而為現代漢詩最終形成自己成熟的、獨特的表現形式作

了最寬範圍、最多方位、最大效應的實驗與突進。

以「我不相信」（北島：《回答》）粉碎昏熱的時代神話；以「你不是一個水手」（韓東：《你見過大海》）推倒虛假的文化英雄，在對「政治動物」和「文化動物」（韓東語）作了全面、徹底的拒絕之後，拒絕者詩人歷史性地促使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回歸到人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並追隨國際詩歌一起進入了「荒原意識」，從而宣告腐朽的小農意識和虛偽的理想主義在中國詩歌中的徹底破滅。

這種為再造而舉行的全面拒絕、探索和實驗無疑是具有輝煌的歷史意義的——這幾乎是一次狂飆突進式的、大跨度的飛躍，沒有這一飛躍，我們也許至今還在愚昧、虛假和完全非詩的泥淖裏爬行。

遺憾的是，作為十年現代主義詩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中的幾位詩人如北島、江河、楊煉及後來的海子等，本是可以率先超越此在，注目彼岸，作為聖者……再造者詩人去開闢另一番

以「我不相信」粉碎昏熱的時代神話；以「你不是一個水手」推倒虛假的文化英雄。在對「政治動物」和「文化動物」作了全面、徹底的拒絕之後，拒絕者詩人回歸到人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進入了「荒原意識」。

天地的，卻過早地枯竭或殞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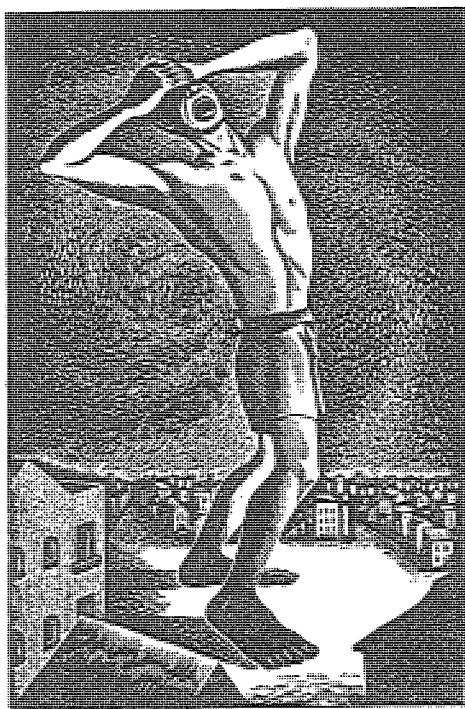
歷史將莊嚴地記下為歷史的發展真正負責任的兩代詩人中的所有傑出者。同時，歷史還將深刻地印記下以謝冕先生為代表的現代主義新詩理論家，從始至今所持有的深遠的歷史眼光和深刻的理論支撐：記下由牛漢先生主持改刊後的《中國》(1988年停刊)對新崛起——即第三代詩群短促而有力的鼓促和扶植；記下劉湛秋先生主持《詩刊》期間所表現出的寬容與大度；記下由徐敬亞等人發起並與《詩歌報》聯合促成的「八六，現代主義詩群體大展」；記下《他們》、《非非》及《一行》(由青年詩人、畫家嚴力在美國主辦)等海內外民辦詩歌刊物的歷史性影響。

夾雜在這兩代拒絕者詩人之中的，是那些作為艱難時世中個體靈魂之自慰性歌唱的隱逸者詩人，作為順應淺近精神需求和依存時代工具意義的文化快餐式的消費者或涉世者詩人，以及作為青春期詩戀症的大量的詩歌熟練工。

而幾乎所有這些詩人的目光都是投向過去和現實亦即「此在」的——從而他們作為詩人的一切意義也只能僅僅來自這個世界。他們是此岸與彼岸之間過渡性的一代詩人。

迷失於「此在」的荒原

而缺憾的陰影正由此降臨。隨着第三代詩人將拒絕與革命推到極致，我們就真的只剩下「此在」之「荒原」了：神性生命意識的缺失導致詩的內在困乏，對詩歌文體的本質性偏離導致詩的外在迷失；傳統幾乎全面沉沒，遠離所有的幻想、真理和神性：



我們為何成為詩人？

人們在經濟性文化垃圾和後現代主義衝動之皮屑間飄游，在現實的嘔吐物中迷茫，一邊用「沙器」式的詩及藝術證明着自己的存在。

這幾乎是一個世界性的缺憾——現代人類正進入一個懸空狀態，並加速墮入物慾和消費之漩渦：人類過度地消費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便過度地消費了人類自己，特別是消費了我們作為地球和宇宙之唯一特殊有機體的神性之光！為現代技術文明所困擾所鈍化的現代人類，已再也難以聽清古人之「天籟」——而那是作為既神聖又孤弱的人類唯一超越造化反抗死亡的聲音，是對我們短促生命的終極安撫和最後慰藉呵！

我們為自己「創造了」新的困境：舊的精神家園已經破滅，新的精神家園尚不存在或尚未找尋。我們只是在迷惘而孤弱地流浪，相對於一個閉鎖禁錮的封建莊園來講，流浪無疑是一種解放、一種進步、一種輕鬆、一種

我們為自己「創造了」新的困境：舊的精神家園已經破滅，新的精神家園尚不存在或尚未找尋。

灑脫……——但流浪不是歸宿！

我們為何成為詩人？

我們創造了些甚麼？我們丟棄了些甚麼？我們應該丟棄的是甚麼？我們可能創造、應該創造的又是甚麼？

我們必將何往？

還是那位聖徒般虔誠的青年詩人李漢榮的話讓我顫慄：「他們沒有所由來的家園和所要去的彼岸，他們是無根的，因而長不高、長不大……」

那位《荒原》的創造者 T.S.艾略特曾多次提醒人們：「在還沒有學會栽種新樹之前，我們不應該砍掉老樹。」

家園和彼岸的召喚

客觀地講，我們實際上已部分地學會了栽種新樹，並已成長起一些幼林，問題在於我們似乎過於迷戀更新

與一味主張變革而缺乏必要的反思精神與整合意識。

拒絕一解構一再造，作為現代主義詩歌的世界性進程，在西方是經歷了近百年的探尋與發展的，我們卻在短短十幾年內作了形式上的演練，其先天不足後天不良的弊端是可想而知的。中國式的「布爾喬亞情結」和「運動癖」在這裏再次發作和泛濫。我們將朦朧詩「Pass」得太快，又對第三代詩認識太浮淺。「各領風騷兩三年」的口號下呈現的絕非藝術生命的豐沛與強力，而是困乏與迷惘。

步入二十世紀末的中國詩人最終發現了「荒原」與「此在」的局限和個體生命的孤弱，重新回到「家園」和「彼岸」這樣的命題——讓詩歌轉向它的本源，即「宗教」與「彼岸」的意義。

對於迷失的現代人，「彼岸」並非虛妄，「宗教」也並不可怕，可怕的只

我們根本別無選擇



是對此二者意義的完全無意識。

拒絕者詩人，尤其是第三代詩人的詩歌光芒來自至今未被運用過的語感體驗和未被全部展開的生命內在，在飽受欺騙和失望之後，從他們的詩中，我們得到一種親切的兄弟般的個人關懷，有如老朋友相聚，一杯酒，一根煙，一種暫時的輕鬆與快慰。

然而人生來是孤弱的——在造化面前，在社會面前，在命運面前，在不可抗拒的死亡面前，這種兄弟般的關懷和個人慰藉有如雪地螢火而轉瞬即逝。在大部分時空裏，基本上總是獨自一人面對世界的境況中，我們需要聽到的是另一種聲音——那是來自彼岸世界的上帝般的終極關懷之語！

聖者——再造者詩人。這將是未來歷史對新世紀詩人的尊稱。他的誕生和崛起，將取決於第三代後的青年詩人對已有的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新認識與整合程度，對未來人類精神的深入程度，以及繼續上升的藝術動力。

別無選擇的新一代詩人

不可否認的是，對於從本質意義上看，連「拒絕」這一歷史性進程都尚未徹底完成的當今中國詩壇，上述命題的提出只能成為一種提示和遙遠的路標。我們只是剛剛將幾顆頭顱拱出泥潭而大部分仍身陷舊壘，我們似乎才邁出艱難的第一步，超越遂成為噤語。

然而問題的要害在於：我們是否真的必須步西方之後塵，把包括後現代主義在內的所有西方精神與藝術歷程，乃至他們的噁心與嘔吐都再經歷

一遍？經歷之後我們又會站在哪裏？

我們不是已經躋身於「荒原」了嗎？僅就詩歌來講，我們不是已經自信地認為和國際詩歌處於差不多同一地平線了嗎？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而且應該提前「立定」，轉個身，從另一個維度躍入新的空間，再造一個新的、超越性的詩歌工程——一個完全洗刷盡世俗性、現實性、工具性而恢復其固有的聖潔與神性的精神家園？

對此，著名青年詩人島子主張：「懷着宗教情感的終極關切，先對存在進行解構中的綜合。」

其實我們根本別無選擇：造就一代聖者——再造者詩人，讓詩歌回歸它本源的意義，是第三代後中國詩歌的歷史使命，也是對整個現代文化缺陷的一個補救——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積累、十年的高度，現在是該完成這歷史性一躍的時候了。

1992年1月15日

要害在於：我們是否真的必須步西方之後塵，把包括後現代主義在內的所有西方精神與藝術歷程，乃至他們的噁心與嘔吐都再經歷一遍？

沈 奇 1951年元旦生。現任職於陝西工商學院，住校詩人，詩評家。著有詩集《和聲》、《看山》，詩與詩論集《生命之旅》，選編《西方詩論精華》。